



梁山机场扩建 与5131名忠县民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仁德



今天的梁平机场以前叫梁山机场,始建于1928年。在经过多次扩建后,抗战时成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(又称“飞虎队”)的主战基地,以远程轰炸日本东京闻名海内外。

1

1945年,为了加大打击力度,早日战胜日本侵略者,美国决定在梁山机场部署当时最先进的B-29重型轰炸机。B-29俗称“超级空中堡垒”,航程达6000公里,最大载弹量9吨,能在万米高空巡航,但其自重60吨,降落时更有好几百吨的冲击力,对机场要求极高。为适应B29起降的需要,国民政府决定对梁山机场再次进行大规模扩建。

梁山县(即今梁平县)有限的人力显然不能完成大规模扩建的任务,为此,国民政府命令忠县、梁山、开江、万县、大竹、垫江七县迅速征集民工3.5万人开赴梁山机场。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,国民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战时财政预算中,拨付给每个民工每天“工资国币一百八十元、米二斛”。

忠县县长何子君于6月1日到任,2日即召集县属机关团开会讨论征工办法,并照通章组织忠县特种工程征工委员会,自任主委,副主委由县参议会议长等兼任,推选委员8人设总务、调配、督导、财务四组,分司其事。6日,县府召集全县区、乡、镇长会议,依照通章成立忠县民工总队部。民工总队部的职责是在征工委员会指挥下负责具体的组织与管理。设总队长一人,由县长兼任;副总队长一人,由国民兵团副团长兼任。总队附三人及各员司,概由总队长委派。总队下辖四

个大队,大队长由区长及县指挥员兼任。大队下辖25个中队,中队长由各乡、镇长兼任。每个中队设四个分队,分队长由保长兼任。每个分队设四个班,每个班十二人,实施军事管理。民工配额由征委会决议,按全县733保、每保征调7名,共调足民工5131名。工具、雨具及炊餐用具,概由民工自备。

命令下达后,忠县各乡镇迅速开展民工征调工作。从7日开始,到9日就完成全部征调任务,5131名民工背着铺盖卷和各种劳动生活用具,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来到忠县城。这在交通信息不畅的时代,堪称奇迹。

6月10日,何子君率征委会总队部各级职员及5131名民工浩浩荡荡开赴梁山机场,共服工役。当时还没有公路,从忠县到梁山近200里崎岖山路全靠徒步。何子君一路和民工们同行,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达机场。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到附近租佃民房安营扎寨。安排5000多人,不是小事,好在之前有联系,当地也很配合,加之民工总队部条块分明,一切都顺利解决。

2

何子君在第一时间即向机场第42工程处接洽,领取工区地段桩号、挖填表工程方数量表,以及有关施工之一切细则



当年梁山机场拉碾磙的民工

图说,并请监工人员按各队人数分配工作地段。忠县民工承担跑道230米、滑行道320米(跑道总长1800米、宽60米,滑行道数据不详)工程量,6月15日正式开工。由于当时条件很差,没有现代机械设备,一切都靠人力完成,包括拉动巨大的碾磙。民工们以血肉之躯拼命劳作,苦累不堪。兼以工程方面要求非常严格,倘有延误即以贻误军事论罪。但忠县所有民工都以抗战大业为重,再苦再累都咬紧牙关坚持。何子君亦不惜宵衣旰食悉力以赴。7月5日,忠县慰劳团会同县慈善会,运送大批草鞋、手巾、药品到梁山工程处慰问民工。

由于人数众多,虽然号称军事管理,但民工都是山区农民,没有军事常识,给管理增加很多困难。租佃的民房卫生条件很差,饮用水不便,各种困难交织。加之进入炎夏后,天天在烈日下劳作,苦累难当。7月5日,开江县民工中首先发生霍乱,有民工死亡。之后疫情在整个工地迅速蔓延,工地临时医院面对日益增多的病人无法应对。忠县中队长宦质斋、叶伯

良,分队长吴洪培及民工120余人,均先后死于霍乱。民国《忠县志》记载此事时高度评价他们“虽非战死沙场,亦同死于国事”。

前后历时80天,忠县民工除便道、水沟、涵洞及杂工不计外,共完成标准工25万个,按时按质量完成了任务。梁山机场也成为当时在亚洲范围内,最适合B29起落的机场之一。各县工作成绩比赛,忠县独列前茅,荣获四川省政府嘉奖,题赐“功冠全场”旗帜一面。这面用忠县民工的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旗帜是忠县人民的骄傲,是忠县人民忠义精神的体现。

8月18日,何子君举着“功冠全场”旗帜率领民工返回忠县,忠县人民走上街头欢迎载誉归来的民工。至此,大功告成。

梁山机场扩建的后期,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梁山机场后来更名为梁平机场,成了重庆市首座军民融合通用机场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登三峡之巅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猜

徒步登顶三峡之巅,同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

事实上,我从不想征服任何一座山,从不!但有句话叫“来都来了”,这看似普通却充满魔怔的话术,始终推动着我,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更高的山峰。此生无一例外。

千里之行,始于文学院的采风活动,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诗城奉节。据说,到奉节怎能不登三峡之巅?其实也能。但他们不让。院长带头冲锋在前,我们就无一幸免地紧随其后了。

山,自有山的巍峨;风景,独有三峡的奇秀。我陶醉在山水画廊间,目睹一帮青年作家渐行渐远,顿觉自己有点像伪青年,还是打心底给予了他们深深的祝福。是的,很不幸,没走多远,我就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在了前面。我甚至怀疑,他们是在匆忙赶路,忘了停下脚步欣赏沿途风景,也忘了我。

抬头,天空蔚蓝,山路崎岖,我被天空蓝到了,也被山路难倒了。我从来都不是你们口中勇敢的人,我总有一百次想逃脱,却有一百零

一次逃不掉。“退堂鼓”敲得响亮,也只鼓舞了我一个人的士气,一个人的逆行终究会被一行人的步伐扭转向前。

我成了他们坚强的后盾,说白了,就是那个“拖后腿”的“后腿”。后腿粗壮,没藏住,被看出来。想到一开始集体的忽悠——爬山减肥。谁信?猪八戒走了十万八千里也没能瘦下来。大部队为了激励我,不惜昧着良心编造美丽谎言,无非就是“高处才有最美风景”。我是善于自我安慰的——最美的风景永远都在我尚未到达的地方。他们甚至用上了精神PUA,试图激发我潜在的征服欲。无奈我天性与世无争,没有征服万物的欲望,只等万物来征服我。

高山不言孤独,我也是。跟我一起落单的,还有我的刚师兄和芳师姐。有一度,我曾严重怀疑,他俩的“落后”是为了在我这个“单身狗”面前,肆无忌惮地炒CP。好吧,山,在于包容;三峡,在于交汇;我们,在于红尘作伴,活得苟且。很荣幸,他们一直陪伴着我,我们拖着彼此的“后腿”,心不甘情不愿地爬行。

沿途的路标也是一道任性的风景,上面调侃地写着“没人疼就来爬山吧,爬完浑身疼”。现在我除了嘴硬,全身都是软的。脚开

始轻微地抽筋,此时下山,好像更远。

原来坚韧的毅力,真的可以感动苍天。爬到半山腰时,蓝天变暗,突然下起雨来,大山被感动到落泪,雨衣也抵挡不住潮湿的心。我成功地把自已从办公室的“牛马”变成了户外的“牛马”。对不起,我不该侮辱牛马,牛马都没这么累的。

越往山顶雨越大,穿过雨衣打在身上,刚才只是饿,现在是又冷又饿,“筋”疲力尽。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突然想高歌一曲“听我说谢谢你”,实在唱不出来,感觉只有出气,没有进气了。意外发现我们三人的呻唤都惊人地一致,不愧是同一个老师所教。而此时,我们亲爱、英明的老师,早已坐车直达山顶,沏好茶等我们了。我突然很想他。

终于,峰回路转,在距离三峡之巅还剩316米时,我们看到了“脚已废,但快乐万岁”的标牌。山一程水一程,我早已习惯了这一路赤裸裸的“挑衅”。登顶在望,又有

了微弱的力量。

最后200米瞬间豁然开朗,本着“有困难要上,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”的原则,我加快了艰难的脚步。隐约听到主任在点我的名,遥远如天籁,似山谷回响。我们应声奔赴,天好像也放晴了,“曙光”就在前面。

给老师发信息:“可以点餐了,我想吃东坡肘子、红烧鸡腿、蹄花汤……实在没有,泡椒凤爪也行。”以形补形,我首先要犒劳的是我没有后路的腿,以及死犟的嘴。

信吗?我是被同伴的情感勒索和道德绑架推上顶峰的。感谢他们“毫无节操”的鼓吹,我终于战胜了自己。站在海拔1388米的三峡之巅,我体验着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快感,之前的千难万险都被我们踩在了脚下。风景独好,原来山那边还是山,连绵起伏,如同我们的故事,未完待续……终于,一座山,治好了我的倔强。